

何谓民俗学

—多样化的姿态与一贯的视野

島村 恭則

SHIMAMURA Takanori

翻译：游 乃蕙

诞生于德国的民俗学引进日本后，在柳田国男的主导下，始于日本重新建构、系统化、组织化，已历时100年以上的岁月。直至今日，更孕育出诸多民俗学研究的样式。然而，在此过程中，对于何谓民俗学、什么是民俗学之共识与理解却相当含糊不清，故即便发展出许多优秀的个别研究，研究者彼此之间的研究定位却不明确，而难以发挥学问整体的力量。

现今我们所需要做的，正是突破现况，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多样性与确保其一贯的视野，再次描绘出现代民俗学作为一门学问的整体性—民俗学的形貌—，这也是本稿之目的所在。

1. 何谓民俗学

民俗学「源于18、19世纪德国对抗启蒙主义、霸权主义的社会脉络，将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格林兄弟（Jacob Ludwig Karl Grimm, 1785—1863, Wilhelm Karl Grimm, 1786—1859）强力推动的文献学，与默泽尔（Justus Möser, 1720—1794）的乡土社会研究合并后所形成。其后，民俗学逐渐扩散至世界各地，分别于各地独自发展成为系统性的学科。有别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社会面相，民俗学则试图理解位处不同次元的人们的生活。亦即，相对于前者建构出的知识体系，民俗学藉由内在地理解前者与后者的关系，而孕育出超越性的知」（岛村2017）。

理解民俗学最重要的，即其正式作为一门学问，形成于德国，旨在对抗18、19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主义和希冀支配欧洲的拿破仑霸权主义。此外，与德国共存于对抗霸权脉络的其他社会，也同样直接、间接地受到德国民俗学的刺激，分别形塑了独自强大的民俗学架构。具体而言，如芬兰、爱沙尼亚、挪威、瑞典、爱尔兰、威尔斯、苏格兰、日本、中国、韩国、菲律、印度，以及作为新兴国家的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地区，其民俗学发展至今，尤为兴盛¹⁾。

有别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社会面相，民俗学通过学史，延续至今所持续探究的，为位处不同次元人们的生活，并借由这样的关注，以求孕育知识与见解。一般而言，近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建基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社会面相之上，然而相对之，民俗学，试图发展出超越性的知识与见解，具有强烈的独自性。因此，民俗学不仅只是一门近代科学，更可谓是相对于一般近代科学的替代学科。

有别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社会面相，民俗学除了希冀能以内在的方式理解位处不同次元人们的生活，更将调查对象及生活其中的当事者纳入研究调查过程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研究方

法之一。此外，民俗学除了所属学术圈(academy, 如大学等专门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之外,更有隶属于学术圈之外等极具多样性的研究人材,因而被赋与了「在野的学问」(菅2013)、「学术圈的亲密他者」(the intimate Other of the academy) (Noyes 2016:14) 等名称,其正是源自于民俗学试图以内在的方式理解调查对象,视调查对象及生活其中的当事者为研究的重要因子,而纳入研究过程之历史。又,即使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除了日本民俗学之外,其他如美国等各国民俗学亦广泛地存在这样的现象。

2. 柳田国男的民俗学

日本对于民俗学的接纳与展开,始于20世纪初期。尤其是从1910年前后开始,由柳田国男(1875—1962)主导之学术活动引领了民俗学的发展。如1913年柳田等人创刊之杂志《乡土研究》,成为草创期民俗学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的学术传媒。以此杂志为舞台,柳田则又陆陆续续地发表了民俗学史上的诸多重要研究。此外,许多地方居民更通过此杂志,表达了对「乡土研究」的热忱,其中不乏出现了在野的民俗研究家(译者注:为不偏离原意,此处沿用日文原稿的「在野」一词,其相当于中文所说的「业余」民俗研究家)。

《乡土研究》于1917年停刊后,《土俗与传说》(1918—1919)、《民族》(1925—1929)、《民俗学》(1929—1933)等民俗学相关杂志则接连刊行,通过这些杂志,日本的民俗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与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成果,逐渐成长。这些杂志培育出一批地方读者层的在野知识人为民俗学者,这些人更成为日后组织以柳田为中心的研究网络成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重要的是,如同鹤见和子(1997)的指摘,柳田认为民俗学并非探索民间传承的研究,而是一门在社会变动中如何捕捉人们生活世界(后述)样貌的研究(〈社会变动—生活世界〉研究)。对此,柳田的〈社会变动—生活世界〉研究并未单纯运用以欧美近代化为普遍准则所形成的欧美「近代化理论」,更有别于社会学近代化理论²⁾,反而主张应该思考那些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被创造出来,且活用至今的语言、艺术、情感、信仰、人与自然的关系、女性的日常、儿童的文化创造力等人文要素,在社会构造变动之下是如何变化的?亦或在社会构造变动中,有哪些要素是应该被舍弃的?哪些是应该被存留下来的?又有什么是应当被重新吸取采用的?此外,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编组这些被存留下来的要素与被重新接纳的要素,迈向未来发展?意即,这一连串的考察,需通过生活当事者自身加以实行方具意义。

柳田独特的社会变动论,正可谓他所构想的民俗学,而这些经由社会变动论发展出的民俗学主要资料,也成为由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孕育而生,且活用至今的民间传承群。这些由柳田系统性搜集而成的民间传承群,则被定位为发展社会变动论时重要的语料库(译者注: corpus)。

3. 民俗学多样化的姿态

只不过,上述之民俗学,仅为柳田国男构想之民俗学。事实上,此学问内部也存在着一方面接受这样的构想,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不同的理念接纳民俗学的派别。其中也成立了不同于柳田民俗学的替代(译者注: alternative)研究。在日本,于柳田之后始接纳民俗学的研究者,亦或相对于柳田民俗学而成立的替代型民俗学研究,概略可分为以下类型。

(1) 民间传承研究。即针对民间传承本身所做的研究(例如探讨民间传承的历史性变迁和起源、意义、功能等。其中也包含社会传承研究或典型的自治体史民俗篇(译者注:日文原文为「自治体史民俗编」)记述在内)。尤其在1930年代后半以后,民俗学的组织化与流程(译者注:manual)化(例如「民间传承会」结成(1935年)、杂志《民间传承》创刊(1935年)、概论书《乡土生活的研究法》刊行(1935年)等)在更进一步的进展中,此类型的民俗学不断扩展开来,并与柳田民俗学构想之社会变动论保有一定的距离,且直到1990年代为止皆暂居民俗学的主流。今日一般社会对于民俗学的普遍理解,也适用于此路线的延伸。

(2) 结合历史学的研究。此类型包括了以肥后和男、三品彰英、平山敏治郎、横田健一等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出身者为中心,继承了西田直二郎之「文化史」研究流派,将民间传承定位为历史学资料,试图将其纳入历史学研究中的学派;以及,以和歌森太郎、樱井德太郎、宫田登等东京教育大学体系的研究者为中心,与历史学主流保有一定的距离,却又视民间传承研究为历史学方法论的一种的学派。

(3) 以折口信夫与其弟子门第为首之文学研究的系谱。在国文学研究的脉络中,试图通过文学发生论或系谱论来处理口头文学等民间传承的学派。

(4) 民俗艺能、民俗艺术研究。受到折口信夫直接或间接性的影响,战前以「民俗艺术会」(1927年设立)、战后以「民俗艺能学会」(1982年设立)为活动主体,发展出表现文化研究、表演(译者注:performance)研究之学派。

(5) 结合宗教学研究。于宗教学脉络中处理民间传承的流派。在堀一郎、宫家准、铃木岩弓等研究者的系谱下,多被赋与「宗教民俗学」之称号。

(6) 在涩泽敬三指导下所成立之阁楼博物馆(译者注:Attic Museum)流派。为物质文化研究或社会经济史脉络下所形成的民间传承研究。在世界民俗学史研究上,我们可以指出其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发展出的民俗生活Folk-Life研究体系民俗学(岛村2016: 25—27)之间拥有间接性的关联。

(7) 由今和次郎为开端形成之民房(译者注:日文原文为「民家」)研究、民俗建筑研究之流派。在世界民俗学史研究上,我们可以指出其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发展出的民俗生活Folk-Life研究体系民俗学(岛村2016: 25—27)之间拥有间接性的关联。

(8) 与以欧美为首等海外口头文学研究有着直接关联之国际口头文学研究之流派。诸如小泽俊夫(德国)、三原幸久(拉丁语圈)、斋藤君子(俄国)、伊东一郎(俄国)、伊藤清司(中国)、君岛久子(中国)、荒木博之(比较口头文学研究)、传说(译者注:日文原文为「昔话」)研究者关敬吾等研究者皆属此系谱。

4. 现代民俗学

民俗学于1920年代至1990年前后为止,与柳田国男本人的民俗学构想位处不同的次元,于上述8种类型的研究框架中发展出各自的研究体系。然而自1990年前后开始,除了以上类型之外,更出现了柳田流派社会变动论民俗学的再生运动。

重信幸彦(1989)和岩本通弥(1998)的理论式论证,最可明确地描绘出这个时期的民俗学变化。重信认为,民俗学为「将自己从脚边开始相对化,逐步述说的知识战略」、「相对于自身的『日常』,编织出描绘自我语言」之方法论,例如共同生活于「现在」的「听者」与「说者」,双方在相互推敲琢磨之下,得于共有的「听写」场合中,捕捉「日常生活超越人体尺寸范围后所发生的生活品质变化」,以及促使这样的变化发生之「近代」装置³⁾。

另一方面，岩本则重新探讨了柳田的民俗学思想，以图解决「横跨于社会目前现实生活中的疑问」。岩本认为，民俗学为「主导人类生活未来幸福」的学问，其中，「民俗」作为「过往知识」，终归只是研究的材料。然而，之后的民俗学却遗忘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变成以研究「民俗」为目的之学问——岩本称之为「民俗学的文化财学化」——。岩本对此展开批判，表示民俗学有其必要，从研究「民俗」的学问，转换(回归)到在「民俗」领域作研究的学问⁴⁾。

重信与岩本虽然都未使用社会变动论一词，然而很明显的，其论述内容根本上共通于柳田流派的社会变动论，故我们可视其为民俗学社会变动论的重新启程⁵⁾。重新出发后，更开创了市场经济、消费、科学技术、农业政策、战争、暴力、灾害、权力、生活革命、生命、医疗、记忆、文化遗产、观光、多元文化主义、移民、民族主义等领域的研究⁶⁾。其中，大多数的研究是借由分析从生活世界中孕育而生，并活用至今之具体经验、知识、表现的动态，试图阐明在社会构造的变动中，人们的生活世界如何与之对应。这些研究解释了接纳社会变动的人们其生活世界的内在面，更进一步思考人们在社会变动中能否构思出一个更好的生活世界，及于此发展出论述的可能性，再加以指出由柳田国男发展出的民俗学社会变动论的特征。在这样的潮流下，1990年代以后的民俗学样貌，仿效了柳田的(所谓的现代科学)，称为「现代民俗学」⁷⁾。

现今，除了前述统整的8种类型的民俗学研究之外，与「现代民俗学」并行，亦或是相互并通时，更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研究。笔者在俯瞰世界民俗学史时，认为柳田的社会变动论与当今社会脉络中发展出的「现代民俗学」，为日本孕育出的独创民俗学，往后民俗学的最大的可能性，也应当朝着这个方向推展。但却又不可否认，过去8种类型的民俗学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有别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社会面相，民俗学则试图理解位处不同次元的人们的生活。亦即，相对于前者建构出的知识体系，民俗学藉由内在地理解前者与后者的关系，而孕育出超越性的知识与见解」，凡以此概念为准则，此知识的运营，皆得以在民俗学之名下统合。

5. 何谓民俗

有关于日本的民俗学形式，且如上述。然而，民俗学中所谓「民俗」究竟为何？对此，笔者试图定义之，认为「民俗」意指「于生活世界中孕育而生，并活用至今之经验、知识、表现」。这里所指的「生活世界」，相当于现象学所指的Lebenswelt, life-world，被认为「是唯一的真实世界，也是通过实际感受，所赋与之一次又一次已经验、亦或是可能经验」的世界(Husserl 1995: 89)，「是我们汲汲营营生活其中，于现实中直接观察、经验、亦或是可能经验的世界」(Husserl 1995: 92)，「是我们身处的实际世俗生活中，常被认作是现实的世界」(Husserl 1995: 93)，「对于保持自然态度(译者注: naive attitude) 的人们而言，为不证自明的前科学式现实」(Schütz 2015: 43)，「是在那之中，人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发生作用，借此介入、改变的现实领域」(Schütz 2015: 43)，「是生活于常识态度中，已充分觉醒的一般成年人，在明确的前提条件下察觉到的现实领域」(Schütz 2015: 44)，唯独于此之中「得以建构一个共同交流的周围世界」(Schütz 2015: 44—45)，「对人们而言，更是特别崇高的现实」(Schütz 2015: 45)。在日本，一般虽译作「生活世界」，本文则沿用西原和久(2003: 190—194)的「生世界」一词，即从身体的「生」(生命)次元思考，所发展出的基本的「生」世界理论。

此外，至今为止，「民俗」一词多直接英译为folklore，然而笔者则套用the vernacular作为「民俗」的英译。即使Alan Dundes (1965)或Dan Ben-Amos (1972)等民俗学者致力于重新定义folklore该词，却无法摆脱过去广为流传的“乡野间古老又不可思议的传说和习惯”等意象⁸⁾，因此美国民俗学于近年来出现的vernacular概念，即为替代folklore的用语。

美国民俗学于1950年代之后，始于民俗学建筑研究领域使用vernacular一词，作为民俗建筑的语汇（Vlach 1996: 734），其后再扩展到艺能、工艺、饮食、音乐等领域，作更广泛的使用（Vlach 1996: 734），而在概念雕塑成理论的过程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则取决于Leonard Primiano（Leonard N. Primiano 1995）的思想。

Primiano从语言史、语言志着手探讨，试图通晓vernacular一词在地域(local)、当地(native)、个人(personal)、私人(private)、艺术(artistic)等层面的含意，他更探讨了周边领域概念化的变化趋势，认为这个概念意味着「从个人的生活经验中发现的创造性」⁹⁾，借以重新定位vernacular。通过这个概念，始得以捕捉过去民俗学使用folklore一词无法说明的人们生活实态。

对此，笔者同意Primiano的论述。他提出的vernacular概念，结合了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译者注：日文原文为「生世界」)」，并将the vernacular套用「民俗」一词，其定义为「共享某个社会脉络的群体中的个体，其生活世界中孕育而生，并活用至今之经验、知识、表现」¹⁰⁾。此外，「民俗」一词在英译成vernacular后，「民俗学」的英文名称，也应该从原本的Folklore Studies 或Folkloristics，变更成Vernacular Studies。

6. 全球民俗学(Global Vernacular Studies)

本文将于最后，将再试图探讨现代全球脉络(globe context)中民俗学的可能性。过去，柳田国男针对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关系，论述如下。

人类学(Ethnology、土俗学、殊俗志学(译者注：为不偏离原意，此处沿用日文原稿的「殊俗志学」一词，其相当于中文所说的「民族志学」；以下同))系「由外界展开调查，让先进开化国家的人们得以了解世界诸多民族样貌的学问」(柳田1986: 47)。相对于此，民俗学则系「由内部展开调查，让仅少数的先进国家得以了解自身的学问」(柳田1986: 47)。确实，人类学(Ethnology、土俗学、殊俗志学)于今日已达成了「一大跃进」(柳田1986: 45)，我们「对其功绩所应感谢的东西」(柳田1976: 42)太多，其更是深刻地刺激了「各国的民俗学(译者注：folklore)」研究。然而另一方面，「却莫如各自分担眼前的部分」(柳田1976: 42)。人类学(Ethnology、土俗学、殊俗志学)的研究对象，有必要「通过母语感觉」，追求「能直接学习自己过往的幸福」(柳田1976: 42)。此外，「殊俗志学在更进一步的进展下，予以一国民俗学良好刺激与影响」(柳田1986: 56)之同时，「倘若各国相继成立一国民俗学，即可于国际层面综合比较，其结果若同样适用于其他民族，即可初见世界民俗学的曙光」(柳田1986: 55)。

柳田的「世界民俗学」论虽为19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左右的构思，但在近年也出现了着眼于此「世界民俗学」论理的人类学家。桑山敬已分析柳田的「世界民俗学」论，认为直到今日，西洋中心霸权体系虽仍深植于人类学中，然而通过此理论，则有可能找出与之相对化的可能性(桑山2008, Kuwayama 2014)。

此外，川田顺造则认为，现代的人类学处于当地人发信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民俗学」最能发挥其效用，其论述如下。「我必须说，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柳田老师预见之『世界民俗学』的情况中。过去，石田(英一郎—引用者注)老师曾经主张，一国民俗学应该延伸至比较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领域加以发展。与之相反，我则认为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应当与日本民俗学共进，彼此携手拓展世界民俗学的时刻已经到来」(川田2007: 127)。

柳田、桑山、川田对于民俗学共同的评价，皆认为其为对抗霸权主义的学问，而世界民俗学做为民俗学的综合体，更为对抗霸权主义学问的翘楚。借此我们更能再次确认，民俗学史中的确能见

到惯有的民俗学对抗霸权主义之性格。

柳田所构想之对抗霸权主义的「世界民俗学」，距今已历时80年以上。当时，柳田认为「世界民俗学」为民俗学研究的理想型，然而真的要能实现，也将是久远未来之事。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柳田的考量想当然耳是能够理解的。然而历时80年后的今天，事态已经开始产生变化。面临全球化的今天，知识情报正以全球性浪潮，爆炸式快速的发展，再加以后殖民主义思想的浸透，「世界民俗学」的实现，岂止为「久远的未来」，不如说作为眼前的课题，正朝着实现逐步迈进(岛村2017)。

对此，笔者将「世界民俗学」认定为，于世界中逐步发展而出，由柳田国男所设想之民俗学理念，其中迈入实现可行性阶段的要素，则称之为「全球民俗学(Global Vernacular Studies, GVS)」。现代的民俗学，正可谓迈入了「全球民俗学」的新阶段。

注释

1 综合上述，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为何英法等霸权国家，也同样存在民俗学研究呢？对此说明如下。

确实，1846年，英国威廉·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ms, 1803~1885)受德国格林兄弟著作的影响，创立了英语folklore一词，其后更发展出诸多民俗学研究。然而，汤姆斯将folklore定义为「文明中的残存文化」，并将之「比拟为原始文化，仅是用来解释人类文化的术语」，也因此英国的folklore研究随即被人类学吸取。故追溯其历史过程，是否如同德国民俗学「作为独特的学问范畴而存在」此点则相当受到质疑(冈1884: 201)。

同样的，在法国亦发展了类似民俗学的研究领域。然而其并非为系统化的独立科学，而是被划进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之中(Saintyves 1944)。也因此，即使法国民俗学以国立民族民俗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 其后解散，改组为国立欧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馆Musée des Civilisations de l'Europe et de la Méditerranée。原名为译者添注)为舞台，发展出独立的资料研究系统(Jean Cuisenier & Martine Segalen 1991)，却未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反倒被社会学与人类学吸收。

有关于英、法两国与德国之间民俗学史演变的异同，需考量其背景是否涉及对抗霸权主义的社会脉络。

2 有关于社会学近代化理论，详情请参照富永(1996)等论文。

3 关于重信的主张，详情请参照重信(2012、2015)之论述。

4 关于岩本的主张，详情请参照岩本(2002、2007)之论述。

5 事实上，在重信、岩本登场以前，早已出现研究者指出此社会变动论民俗学的重要性。其名为竹田听洲。竹田(1975)引用了柳田国男(1990)〈所谓的现代科学〉之论述，尽管最终仅停留在问题构思的阶段，却通过

「都市化中的世相解说史学(译者注：日文原文为「都市化の中の世相解说史学」)」的表现方法来论述社会变动论民俗学的样貌。

6 有关于1990年代以后之民俗学动向，详情请参照Shimamura(2017)。

7 柳田国男认为，我们在思考「未来该如何行进下去」时，应从「实际生活」的内省出发。他表示，民俗学为「知晓、批判和反省发展至今的过程与延续至今的生活样式」之科学，故称之为「现代科学」的民俗学。同时，民俗学是「为了广泛的世间，特别是为了国民同胞的幸福，或者是为了使他们贤明且正确」，「应世间要求」所发展出的学问(柳田1990: 567-584)。本稿为了继承、发展此志向，故称民俗学为「现代民俗学」。

此外，关于「现代民俗学」与「历史」的关系，则附带说明如下。「所谓的社会变动论民俗学，以及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下发展出的「现代民俗学」，其所谓的社会变动，指的不仅是近代化，举凡历史中的社会构造变动，皆谓社会变动，故「现代民俗学」不完全排除了历史性的视野。另外，「现代民俗学」中所指的「现代」，并非意味其研究主题为「现代」，而是指其作为「现代科学」，旨应致力于理论建构之「现代」一意。

8 有关于folklore一词在美国「使用上的不便」，详情请参照菅(2012: 6-12)。

9 本文有关于vernacular之定义，为岛村沿用Primiano论述的脉络建构而成。

10 此定义为依据岛村(2014)的「folklore」定义发展而成。有关于其定义中所谓「共享某个社会脉络的群体中的个体」之论述，详情请参照论文。

此外，vernacular的概念则如同小长谷英代的定位，认为其「具有混淆、转换阶级、空间，甚至是人种·民族、性别等权力关系的潜力」(小长谷2016: 17)，亦可推敲其具有批判社会的用意。也就是说，vernacular的概念，不仅意味着「于生活世界中孕育而生，并活用于

今之经验、知识、表现」,同时也探讨了vernacular
的社会批判意涵,故vernacular亦包含了以此为基础
所建构出的概念。笔者认为后者可套用「批判的民俗

(Critical Vernacular)」一词,其定义为「vernacular
中,能够对于制度(institution)或权威(authority)发
表出批判性的意涵」。

参考文献

(英文)

- Ben-Amos, Dan 1972 [1985], "Toward a Definition of Folklore in Context," Americo Parades and Richard Bauman eds., *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p.3-15. (「コンテキストにおける民俗=フォークロアの定義に向けて」大月隆寛訳、『常民文化』8)
- Dundes, Alan, 1965 [1994], "What is Folklore?" Alan Dundes ed., *The Study of Folklor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3. (「フォークロアとは何か」荒木博之訳、『フォークロアの理論』荒木博之編訳、東京:法政大学出版会)
- Kuwayama, Takami, 2014, "On Kunio Yanagita's 1934 'World Folkloristics' Projec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6(3), pp.658-662.
- Noyes, Dorothy, 2016, *Humbl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rimiano, Leonard N., 1995 [2007], "Vernacular Religion and the Search for Method in Religious Folklife," *Western Folklore*, 54(1): 37-56. (「宗教民俗における方法の探究とヴァナキュラー宗教 (Vernacular Religion)」小田高建己訳、『東北宗教学』3)
- Shimamura, Takanori 2017 "Folklore and Social Change: Viewpoint and Methodology," *Japanese Review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1), in Printing.
- Vlach, John Michael, 1996, "Vernacular," Jan Harold Brunvand ed., *American Folklor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Routledge, pp.734-736.

(日文)

- 岩本通弥 1998 「『民俗』を対象とするから民俗学なのか—なぜ民俗学は『近代』を扱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日本民俗学』215、17-33。
- 岩本通弥 2002 「『家』族の過去・現在・未来」『日本民俗学』232、106-123。
- 岩本通弥 2007 「都市化に伴う家族の変容」『『家族』はどこへいく』沢山美果子、岩上真珠、立山徳子、赤川学、岩本通弥共著、東京:青弓社。
- 岡 正雄 1994 『岡正雄論文集 異人その他 他十二編』大林太良編、東京:岩波書店。
- 川田順造 2007 『文化人類学とわたし』東京:青土社。
- キュイズニエ, ジャン/マルティヌス・セガレン (Cuisenier Jean, Martine Segalen) 1991 『フランスの民族学』東京:白水社。
- 桑山敬己 2008 『ネイティヴの人類学と民俗学—知の世界システムと日本—』東京:弘文堂。
- 小長谷英代 2016 「『ヴァナキュラー』—民俗学の超領域的視点—」『日本民俗学』285、1-30。
- サンティエヴ, ペー (Saintyves Pierre) 1944 『民俗学概説』山口貞夫訳、東京:創元社。
- 重信幸彦 1989 「『世間話』再考—方法としての『世間話』へ—」『日本民俗学』180、1-35。
- 重信幸彦 2012 「『声』のマテリアル—方法としての『世間話』・柳田國男から現代へ—」『日本民俗学』270、85-110。
- 重信幸彦 2015 「民俗学のなかの『世間話』—『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一九三一)から—」『日本民俗学』281、47-67。
- 島村恭則 2014 「フォークロア研究とは何か」『日本民俗学』278、1-34。
- 島村恭則 2016 「複数形人類学とフォークロア研究」『二つのミンゾク学から世界民俗学、そしてその先—グローバルでローカルで複数のフォークロア研究へ—』(Seijyo CGS Working Paper Series, 12)、川田牧人編、東京:成城大学グローバル研究センター、25-36。
- 島村恭則 2017 「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における民俗学の可能性」『アジア遊学』215、217-231。
- シュッツ, アルフレッド/トーマス・ルックマン (Alfred Schütz, Thomas Luckmann) 2015 『生活世界の構造』那須壽監

訳、東京：筑摩書房。

菅 豊 2012 「民俗学の悲劇—アカデミック民俗学の世界史的展望から—」『東洋文化』93（特集「民俗学の新しい沃野に向けて」）。

菅 豊 2013 『「新しい野の学問」の時代へ—知識生産と社会实践をつなぐために—』東京：岩波書店。

竹田聰洲 1975 「都市化の中の世相解説史学」『季刊柳田國男研究』8。

鶴見和子 1997 「社会変動論のパラダイム—柳田國男の仕事を軸として—」（鶴見和子
曼荼羅 I、基の巻）、東京：藤原書店、442-483。

富永健一 1996 『近代化の理論—近代における西洋と東洋—』東京：講談社。

西原和久 2003 『自己と社会—現象学の社会理論と〈発生社会学〉—』東京：新泉社。

フッサール、エトムント (Edmund Husserl) 1995 『ヨーロッパ諸学の危機と超越論的現象学』細谷恒夫／木田元訳、東京：
中央公論社。

柳田國男 1976 〈1928〉『青年と学問』東京：岩波書店。

柳田國男 1986 〈1934〉『民間伝承論』東京：第三書館。

柳田國男 1990 〈1946〉「現代科学ということ」『柳田國男全集』26、東京：筑摩書房。

附記 本稿承日本学术振兴科学研究費補助、为研究计划（基盤研究A「面向构筑东亚〈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中日韩与德国的研究协力网的形成」课题编号26244052、研究代表者 岩本通弥东京大学教授）部分成果之刊行物。